圣地川渝结金兰 歌舞才艺尽展示

——东巴圣地民间艺术团应邀赴重庆、达州演出纪行(连载)

●艺德斋·阿文(杨正文)

从2016年12月17日至2017年1月23日,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两次被“重庆民稼实业餐饮”董事长王晓明先生盛情相邀,让我带着圣地民间艺术团部分成员赴重庆、达州进行文化考察和交流,同时展示居住在东巴圣地白地神川的纳西族古老支系纳罕人的原生态民间歌舞。这一不经意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歌舞展示,却谱写了一曲汉纳两族的友谊之曲,它让重庆、达州两地的汉族朋友领略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纳罕原生态歌舞。事情虽然过去几个月,我趁着犹新的记忆,怀着满腔的热忱,仍写下这篇游记,既是记录了这段美好的经历,又是纪念一段珍贵的友谊,还有一番不可多得的启迪。

西湖畔初识王晓明其人

我在此次出游之前,就有一个埋藏心底的念头,那就是想与老友超鹰相商,为我的东巴文化事业寻求一些帮助。这不是痴人说梦,而是确确实实有实现的可能。我与超鹰虽相隔万里之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因为买到数本我的首部研究东巴文化的学术专著《最后的原始崇拜》,专程来到东巴圣地白地神川,与我一见如故,成为忘年而莫逆之交。想来一晃20多年,我俩从来没断过联系。他每年都要前来白地神川,或带一批人,或举家而来,每次都给予我物质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持鼓励,使我一次次渡过难关。这几年虽然没有来我这里,可是他的帮助更多了,情谊更浓了。因此,等见了面后,我下决心要向他倾吐心思,提出要求,请他予以帮助。这才是我“毫毫出游也发狂”的真正目的,否则此一盛举将混同于一般人的一般行为了。

想不到的是,等见了面之后,老友超鹰不等我说出来,就说出了一段话,安排了几件事,就已用实际行动不仅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解释了我的疑问,好像他倒成了我肚里的蛔虫,早已猜透了我的心思。

我与老伴于去年9月21日晨登上飞机,中午在昆明长水机场转机直飞上海,下午到达虹桥机场,就被超鹰派人接到市中心一个酒店住下。不久他来到酒店,赴南京路上边走边看边谈。话题是由我几次向他提起继续举办“阿卡巴拉赛歌会”而引起的,他一见我就说他赞成我的意见,可以由他和我共同担任发起人和组织者,再由他联系一些内地企业家获得经济上的支持。这正是我多年以来的梦想,现在由他主动提出来,令我又受感动又受到鼓舞。我当即说回去后加紧准备,争取早日付诸实施。超鹰还说:后天就领我去杭州西湖一游,顺便见几位老总,也许会有一些好消息。

他说的“好消息”如期而至,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期。9月23日,超鹰安排人带我们浏览西湖时,他就抓紧时间约会几位在杭州的企业家。他与这几位老总介绍了我创办东巴圣地东巴文化事业的情况,希望给予我尽可能的帮助。午餐时,我见到了这几位老总及副总,我向他们简单作了介绍。因为是初次见面,按我的性格是不便多说,更不提什么要求。但其中一位敦实的矮个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想不到他才是真心实意想与我合作的人。之后发生的一连串消息,无疑将对我和我的事业带来好运。

他叫王晓明,是重庆民稼实业餐饮的老总。在他给我的联系地址中,还写有“大西南山野菜”、“百年江湖”、“森鲜火锅”等字样,可能是一店多名,也可能是分店之名,不便多问。但他明确告诉我:12月底或明年初,他们将举办一个盛会,邀请我和我的“圣地民间艺术团”前来赴会。我当即爽快地答应了。

午餐设在西湖东岸一处叫“梅花坞”的地方。听说是个热闹的小街市,东道主叫郑伟劲,是浙江“好消息影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酒席很丰盛,都是西湖一带的名菜,其中的大闸蟹,听说一只就值两百元钱,我在不知行情的情况下连吃了两只,听说后不免悄悄伸了一下舌头。但这些比起王晓明董事长给我的邀请信息来,只能算是“小巫”。真正的“大巫”,是我和我的“圣地民间艺术团”将有机会出去闯荡,一显身手,为东巴圣地的纳西族古老支系纳罕人的民间文化艺术求得发展机会。

午餐后,在超鹰老友的鼓吹下,众人请我当场书写几张东巴文字贴。这本不是什么难事,但近年来因患糖尿病越发严重,我手脚十分不灵便。尽管我设法边治病边锻炼,已经有了改观,能写字帖书法了,但仍不能掌握毛笔,因此我想了一个办法:用柔软性、弹性都好的排笔来写,写时还要用左手轻轻托起右肘,经多次练习后终于可以写大字,且具有毛笔字的特点。我三言两语作了解释,大家才作罢。我又说,我可以回去后给在座的每人写一幅东巴字帖,还可以译出各人的名字,因此大家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名字。我想,这也算是一个宣传圣地东巴文化的机会吧。

我已决定于25日返回昆明。24日下午,即将飞往北京的老友超鹰百忙中招待我们吃晚饭,说到他还将飞往重庆去找王晓明董事长,打算进一步向他介绍我和我的事业。果不其然,我离开才3天,超鹰就打电话给我,说是他已飞往重庆,向王董事长再次介绍了我的情况。王晓明董事长已下决心与我合作,计划除邀请我们前往重庆参加他们的盛会外,还将每年邀请一次前去,还说希望我挑选一些女艺人长期前去参加活动,待遇从优。他已决定近期先来东巴圣地考察,并与我进一步商谈双方合作事宜。

不久,王董事长打电话来询问情况。我告诉他我已挑选了10名圣地民间艺术团骨干演员,打算近期开始排练节目。他说不久就会前来东巴圣地,希望我予以接待,同时准备一些纳罕生活用器及艺术品,他打算买去作陈设之用,我也欣然答应了。

接着,我在本村挑选了一批人作为“圣地民间艺术团”第3分队的骨干队员,利用每晚饭后两个小时坚持排练节目。节目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长期收集并作改编的纳罕人(纳西族古老支系)民间传统民歌,另一部分是我独立创作的具备纳罕民歌特点的节目。上述节目有的是演出过的,但此次作了重新编排,提高了质量,已排练了两个月。2016年12月16日,王董事长邀请我和两位骨干队员前往重庆商谈有关事项,参观了重庆民稼实业餐饮总部。

王董事长看了我的两位骨干队员歌、舞、乐展示后,显得十分满意。他与我约定:年底前再一次邀我率队出席在四川达州的火锅店开业典礼,明年4月还要参加盛大庆祝活动。今后每年至少要参加数次活动,我当即表示同意。

由此,我寻求合作方,打算让圣地纳罕文化(含东巴文化)走出去,求得发展空间的愿望,又有了几分实现的可能。

初赴重庆一展歌喉惊四座

情况是这样的,话也说得再明白不过,不由人不相信。我一边感谢王总能盛情邀请我们赴重庆一游,一边在心中还是有些疑虑。在此之前,我见过不少总经理与董事长之流,见面就笑伸手就握,口中流出一串串珠玑,说是一定会怎么怎么,不由得让听者感动。但事后往往悄无声息全无着落,下次见面时不是装聋作哑便是抬出一大堆理由加以搪塞。在我尚不十分了解王董之前,出于过去的经验教训,私底下也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也不信真有馅饼会从空中落到我面前。然而,日后发生的一系列千真万确的事实,不仅打消了我原先的疑虑,而且十分坚定地认为王晓明先生是值得信赖的,是可以成为真挚朋友的。

杭州一别后不久,我与王董联系不断,有时是他主动打电话给我,有时又是我主动与他联系。原先他说2017年4月份可来到东巴圣地白水台,后来又说达州的工程正进入紧张施工中,分不开身。后来他说既然不能如期前来白地神川,那就请我老俩口到重庆一游吧!但我考虑到我正在召集部分艺术团成员,每天利用晚饭后排练节目。他们的兴致虽然很高,也很相信我这个团长兼艺术指导,肯定会率领他们达到胜利的彼岸。但在尚未见到事实面前,也一定还存有疑虑。

考虑到应邀赴重庆一游是个不错的机会,我一面说服老伴主动放弃这次机会,另一方则请求王董给我两个队员的名额。在征得王董首肯之后,我便从12位队员中挑选了两位男队员:一位是小分队队长和玉林,是个男高音独唱演员,又能歌舞又能表演其他节目,可谓一专多能。另一位叫和桂生,60多岁但身体健硕,关键是他是个十分稀有难得的葫芦笙吹奏手,不仅会吹奏30余支传统葫芦笙舞曲,还会吹奏不少现代歌曲,并领着一众演员边舞边唱。之后这种技能,大大丰富了民间文娱活动,而且可以作为艺术团的重点保留节目。难怪我把他介绍给王董时,他在电话中就一叠连声地说一定要让吹奏手前来。

不久,王董传来信息,说是行期定在2016年12月16日,当日下午6:05时乘机由香格里拉机场飞往重庆,7:15时到达重庆江北机场,会有人接机。

我们3人于14日、15日分两批到达香格里拉市府所在地建塘镇。好在3人在城里都有亲戚,吃住没有问题。但不久后听到消息,说是航班已经取消。我们乘坐的是从昆明到北京的航班,中间经过香格里拉和重庆,因此我们只算是搭班而飞。航班取消的消息,终于在16日上午得到证实。王董在接到我的电话后,及时让他手下工作人员办理改签。终于,我们在等待两日一夜后,于17日下午6:05时乘上飞机。

飞机起飞之时,恰逢下午夕阳西照,我恰好坐在舷窗边,可以尽情欣赏脚下的风景。底下的群山,由于西边有阳光照射,靠东一面却是阴影,因此立体感特强,就像是一副广阔无垠的油画,煞是好看。可惜不久天已黑尽,只剩下一片黑暗了。

飞机在晚7:15时准时到达重庆江北机场,早有王晓明董事长亲自驾车前来迎接,于是他带我们3人径直来到大西南野菜火锅店吃晚饭。我是不吃辣的,只求有一两道素菜合口味就行,当晚是专为我们接风的,主人以点菜形式进餐,无意中正合吾意。

晚饭后,王董带我们到一家宾馆下榻,档次不下于五、六百元一间,一共开了两间:两个队员一间,我一间。王董到我房间里,亲自打开电视,又把空调调到20℃。他说,已进入冬天,重庆夜间很冷,应注意保暖,谨防感冒。从以上细节来看,王董是一个细心的人,很能关心客人。

第二天早饭后,王董又开车把我们接到火锅店。不久来了10来个青年男女,王董一一向我们作了介绍。原来这些人都是各个火锅店的店长。王董又向众位店长们介绍了客人——即我们3人,交谈了一会,已到了午饭时,大家一起搓了一顿。午饭后,我让两个队员穿戴起来。转眼间,两位穿着一新的纳西族古老支系纳罕人小伙子便站在众人面前,他俩头戴博士帽,上身穿麻布汗衫,腰扎黑色宽幅织花腰带,下身着黑裤子,脚蹬软靴。他俩本是一表人才,此时更显得青松一般,义气昂扬威风凛凛,的确长了家乡人民和圣地民间艺术团的脸。

在我的安排下,和玉林唱了一首著名的思乡曲《阿卡巴拉巴达咪》,又唱了一首由我作词作曲的《纳罕敬酒歌》。歌声嘹亮悠扬,充满感情,令听众都止不住鼓起掌来。接着,和桂生吹奏起葫芦笙舞曲传统大调,和玉林自然而然把手搭在吹奏手肩上跳了起来。那洪亮高亢的韵律,那不紧不慢的节拍,引得众位店长们禁不住手舞脚痒,自觉地加入了葫芦笙舞队。火锅店正在操作的员工们看见了,止不住鼓起掌来。

按原计划只能在重庆玩一天,此时王董十分激动,宣布说,请客人们一定要住上几天,他将派专人专车服务,并说,杨老师说去哪里你们就把客人带到哪里,一定要让客人们吃好玩好。

当天午后,王董一行3辆小车10余个人,浩浩荡荡开往歌乐山,来到一个据说是重庆第一家火锅店门前,店名“枇杷园”,地盘就占了歌乐山半个山坡,一层层一排排的房子顺山势而建,有1000张火锅桌,一天的营业额可达三、四十万元人民币。我们选了一个地方,坐下来玩了一阵,又四处观看了一阵。发现到处都有客人在吃喝玩乐。不久,王董招待我们在这里吃火锅,专门为我点了不辣的鸳鸯火锅。之后又上了小车沿路返回。正是华灯初上时,整个重庆笼罩在茫茫黑雾之中。据我初步估计,这次行程大约15公里左右,一问王董,他说约有20公里,那样我们算是穿城而过了。

按我提出的要求,两位女青年店主开着一辆轿车,第二天直奔闹市区,地点就在城西一带。大约走了30多公里路。先去了乐器店。我们下车走进了一幢楼,却要一层层下楼,才见到了卖乐器的地方。和桂生买了一把乐胡(即俗称板胡),我买了一只竖笛、两串响铃,又买了一只镀铜的葫芦丝,之后又上楼回到路边下车处。原来这楼是依山而建,一共8层,上下都直通街市。下午去逛了一下古城磁器口。此街蜿蜒狭窄,古色古香,异常热闹。

第三天,女店长又带我们到歌乐山下革命历史纪念馆,其中就有闻名遐迩的渣滓洞。50多年前,我曾来过重庆,住在西南政法学院,还专程拜访过这里。如今此地郁郁葱葱、人流如织,完全变了个样。下午,又去参观了新建的“重庆市革命历史博物馆”。令我十分惊奇的是,这里展示有大量的革命历史文物,有实物、有照片,还有书籍、契约、账册等等,无不诉说着半个世纪前活动在重庆一带的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

回想此次应邀到重庆一游,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我带去的虽只是两位农民演员,但也起到了“一展歌喉惊四座”的效果。原先说只是来看看玩玩,谁知王董却看上了我们,请我一定要赶在春节前来一次,人数可以多一些,为的是要参加他在四川达州开的“热闹里火锅店”的开业庆典,算来从2016年12月21日回到香格里拉再到重庆的2017年元月11日,也就20来天时间,中间还要挑选人员,培训加上排练节目,时间少事情多,以我75岁的老头子而言,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不过一想到这事有老友王超鹰在从旁鼓励,又有新友王晓明拳拳恳请,也就顾不得那许多,脑子一热,也就满口答应下来了。 (未完待续)

■人在旅途

不知从何时起,我发现可以循借文字,慢慢找到内心的光亮,很多事情都可以从容地接受,就连行走也变得坦然起来。在我过去30多年的人生里,行走已然成为一种习惯,而内心也渐渐变得沉静。 ——题记

行走在维西

●李雄珍 文/图

诗意永春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山水间跋涉的时候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回忆,这种回忆不知不觉便渗入笔墨中,也渗入了自己的血液里。

永春河长57公里,河道平均坡度2.89%,流域面积811平方公里,流经一镇两乡,流域内有4.7万多人,耕地面积6万多亩。

2010年以前,永春乡辖13个村委会,201个村民小组,是全州最大的乡镇,永春乡政府驻地就在永春村,就在保和镇城郊。2010年6月,永春乡政府驻地正式迁至拖枝村,而行政区域也由原来的13个村缩减为6个村。

乡政府驻地比较平整,规划得不错:永春河从门前静静地流过,河对岸有稻田,稍高的地方种满了中药材。春温秋肃,空气中总能闻到淡淡的药草香。“永春中药谷”实至名归。永春乡依托丰富的生物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依托,加强香格里拉永春中药谷建设,向着有基地、有实力、有规模、有特色、有成效、有品牌的“六有”生物产业示范区目标挺进。全乡种植中药材近17000亩,品种有秦艽、重楼、当归、天麻、桔梗、金铁锁等,育苗面积达1800多亩,实现年产值近2000万元,中药谷推动永春乡实现跨越发展,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一)

品尝过冰酒,行走在永春河畔,感知最自然、最淳朴、最感性的永春。天地间弥漫着葡萄酒的芬芳,无论严冬酷暑,温润的情愫总在心底蔓延,也使脚下的土地充满诗意。老胡和他的“帕巴拉”的故事,沿永春河、腊普河一直流传到各个角落。如今一张“中国冰葡萄酒城”的名片把维西推向世界,不仅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一条成熟的体验型农业旅行线也随之诞生。

老胡的藏地天香酒业坐落在拖枝村,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国内第一家集冰葡萄种植、冰酒酿造、冰酒销售、冰酒庄园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目前,公司已种植核心示范区葡萄园3400亩,带动当地种植户几千户。由于当地有种植药材的传统,葡萄藤下面还套种着各种药材。著名葡萄酒专家、中国葡萄酒学科奠基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李华曾经这样评价:“维西是世界上纬度最低、海拔最高、综合自然条件最好、资源规模最大、最原生态的冰酒产区。”我们期待着未来的日子里,老胡在永春河畔续写传奇。

(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经意或不经意间,我都和庆福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庆福村党建到“庆福好人”评选、再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党总支书记金辉总是忙忙碌碌。由于工作出色,金辉提拔到了乡里。接班的小孙,戴着眼镜,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从2015年末起,精准扶贫就像一股狂潮席卷着永春乡的每个角落。东山组正式实施精准扶贫易地搬迁工程,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在原址上建起了“傈家新寨、农旅一体”的东山新村。小孙穿坏了十几双鞋,硬是和伙伴们在东山顶上描绘了新蓝图。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时常行走于永春。在四十朵花花小学朗朗的读书声中,感动于志愿者们无私的公益精神。与县农科部门一起送青稞种植技术进美光村,从晨曦到日落,和农民同吃同劳动,汗水洒满山坡。与交通部门多次奔波在菊香村的山路上,见证了从“晴天灰雨天泥”到水泥路直通家门口的喜悦。

(三)

春天,我们盼望永春河畔的杨柳戚戚;夏天我们在犁地坪的杜鹃花丛中赏花畅谈;秋天;我们在三家村的田野里看稻浪翻滚;冬天,外面下着雪,我们窝在村民家里烤土豆、喝盐巴茶。

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了徒步,爱上了行走。第一次徒步穿越犁地坪是在那年秋天。我们四个臭味相投的女子,背着行囊,从拖枝村马场一直走到塔城镇多那阁。马场的草甸上,成群的牛羊悠闲地嚼着草,偶尔见到彝族大妈,吆喝着撒下大把的盐,远处的牛羊便朝着她飞奔而去。彝族是维西境内典型的游牧民族,他们不喜群居,户与户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房前屋后都是自家的土地。经过几年的游牧民定居工程的实施,彝族群众有了固定的生活场所,开垦了土地,学会了种植玛咖等中药材。

我们欢笑着,像放飞的鸟儿。这条路虽然弯弯曲曲,但不用爬山,只需要顺着车辙印一直往前走。从马场3300米的海拔一直走到2600米的多那阁,40多公里,一直走了12个小时。途经3个乡镇5个村民小组,永春乡拖枝村马厂、保和镇永春村华怎迪、锅底塘彝家山寨、腊八底村的那多阁、塔城镇川达村的多那阁,虽然疲倦但领略到了最美的风景。多那阁村寨依山傍水,四周由茂密的森林掩荫,秋天已然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阳光穿过树叶,落下一地金黄、依旧清晰的脉络,输送着最后的荣光,远山、蓝天、白云相映成趣,仿佛时间也因为有了金秋的色彩而停住了脚步。

多那阁村内民居由木楞房构成,鳞次栉比,悬挑错落有致。木楞房相传为神仙阿弓玛教人所建,冬暖夏凉,且有防震抗震的功能。村民们一直保留着艺术风格独特的民族歌舞和别具特色的生活习俗。多年来,这里的傈僳族群众与周围的藏族、纳西族等其他民族和睦相处、互帮互助、共谋发展,是一个团结和谐、文化厚重、特点突出的傈僳族聚居村寨。

好像特别喜欢秋季出行,因为很少会遇到雨天,云淡风轻。我们几个女子再次带着自家的孩子,购置了必须的露营补给,一路驱车直奔永春村境内的那多阁草甸,选择了一处水源较好的地方安营扎寨。燕勤和小跳是搭帐篷能手,我带着孩子们拾柴,仙和丽负责做饭。烤肉、饵块、凉粉、粑粑加上一壶薄荷姜茶,午饭丰富极了。午饭后,大家或爬山、或淌水,带着孩子们游玩。石头垒砌的柴火灶上,炖着土鸡,加上锣锅饭、凉拌菜就是最营养的晚餐。

在这里,没有网络。我们围着火堆闲话家常,孩子们在一旁嬉笑打闹。天黑透了就去睡觉,帐篷里不一会儿传出孩子均匀的呼吸声。静谧的天空下,我们都睡得很沉。第二天清晨,我们在阵阵鸟鸣中醒来,在河边洗漱完吃过简单的早餐后,带着孩子在周围玩耍,离开时已是夜幕降临。对于孩子们而言,亲近大自然的点点滴滴都值得回味很久,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成年人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柴米油盐。偶尔的放纵除了徒步外,已寥寥无几。这种自虐式的出行方式,除了涤荡心灵,还收获了一路的风景。就像泰戈尔所说:如果可以,我愿意抛弃所有的忧伤和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

■景点景区

▲哈巴雪山湾海。 (和娇 摄)